



新編  
全本

印  
光  
法  
師  
文  
鈔

梁啟超敬署



廣增 七卷

印光著 北京大方廣華嚴書局 編注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印光法師文鈔

# 印光法師文鈔卷七

## 息災衛生豫說

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以故古聖賢皆致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，使普天人民同享太平之福，而渾無功迹之可以贊述，民生其間，何幸如之。近世兵劫之慘，振古未聞，加以水旱瘟疫，風吹地震，種種天災，民已不堪其苦。復加土匪四起，搶掠劫盜，無法防禦，無處控告。又復同室操戈，大起戰爭，炮聲如雷，子彈如雨，一炮一開，死亡無數，況復多炮鎮日常開多日乎。又加飛艇時臨，地雷密布，殺人之法，無奇不有，其兵民之隨炮雷彈雨而粉身碎

骨者，何可勝數。而適當戰場之民，其屋廬什物，盡成烏有，若非預逃，亦被擄掠，妻離子散，孤露漂零，籲天呼地，亦無救援。而附近戰場之地，及兵所經過之區，其淫掠之慘，不忍見聞。何天既生烝民，而不與烝民之幸福，反與烝民以殃禍，是誠何心哉。須知惠吉逆凶，理無或爽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，非自孽決不至感天孽，種是因決不能逃是報。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畏因則不造惡業，自無惡果，畏果則既受惡果，又造惡因。以當受惡果時，仍復彼此戕賊，互相讎害故也。世人造業，大端有三，曰殺，曰盜，曰淫。盜淫二業，愚頑為勢所制，賢智以義自繩，猶復不至太甚。至於殺業，則舉世之人，無論智愚賢否，絕少不犯。以貪口腹滋味

故，或以智捕，或以財求，取彼水陸飛行一切諸物，種種割烹，以悅我口而養我身。兼之奉父母以盡孝，祀祖宗以追遠，祭神祇以祈福，燕賓客以暢懷。凡屬冠昏喪祭，無不以肉為禮，若不用肉，似乎蟻理悖德，無顏對人。而不計及彼等同一形骸，同一靈性，同一避凶而趨吉，同一好生而惡死。何忍以唯屬妄起之饞心想，不關緊要之空場面，令彼諸物，受斬截割烹之苦，以冀我身安心樂，諸凡遂意也。此無他，以世教所拘，相習成風，不加深察而致然也。唯我如來，洞明三世因果，六道輪回之事理，故令一切衆生，勿作殺業。以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是吾人過去父母眷屬，皆於未來當成佛道。故梵網經云，若佛子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業，一切



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而殺而食者，即殺食我父母。言一切男子一切女人者，總該六道一切衆生，非單指人道而言也。故下即曰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。若作此想，救濟尚不暇，何敢殺乎。入楞伽經云，一切衆生，從無始來，在生死中，輪回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，乃至朋友親愛侍使。易生而受鳥獸等身，云何於中取之而食。菩薩觀諸衆生，同於己身，念肉皆從有命中來，云何而食。如來以大慈悲，欲諸衆生，皆得安樂，度脫生死，以故特為說此預為自救救他之法。倘能於物尚不忍殺，冀其得所，決不戕賊人民，令其受諸苦楚，以至死亡也。且勿

謂人畜互變，因果循環，誰其親見。須知佛以妄語為戒，必不自妄語以欺人。世間中人以上者，尚不肯妄語以喪其品行，況佛為三界大師，四生慈父，豈有自立法而自違法之理乎。是知佛言，毫無疑義。況此方春秋傳，及二十二史中，善惡報應，及生死輪回之事迹甚多，惜世人多未之見，即有見者，皆不加詳察，而忽略過去，以致同陷於不知因果萬丈深坑，故受此同分所感之慘報也。一切人民，無不欲安樂長壽，家門清泰，而日取諸物殺而食之，是何異投火坑以求清涼，飲鴆酒以求長壽也。所作之因，與所冀之果相反，何可得乎。今年水災旱災，將徧全國。又經數處大戰，米貴如珠，民不聊生，幸稍寧靖，而元氣一時難復，怨魂尚未得所，由彼

戾氣所結，難免瘟疫流行。不慧愍我同倫，遭此慘劫，思欲息其後患，因不揣庸愚，爰遵如來慈濟衆生，一視同仁之道，用陳預息天災人禍之法。倘能放開眼界，體貼古今聖賢昌明仁民愛物之心，及與如來普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之道，同皆戒殺護生，吃素念佛，力敦倫常，各盡己分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行化他，以祈徧界同風。人心既回，天和自至，將見雨順風調，民康物阜，慈善行而干戈永息，禮義興而強暴不作。如是，則雖在叔季之世，不異羲皇上人矣，何樂如之。倘人各秉此回天之心力，亦未始非辦不到者。又當戰場地，尸骸分崩，多填溝壑，其尸質被魚蝦所食，以挾怨恨兼腐爛之尸質，必有大毒，人若食此魚蝦，必受疫癘之災。所



以大戰之後，每有大疫，皆由貪圖口腹而致。況此種既曾食人尸質，人又何忍復食此種。若食，則與食人相去何遠。不慧既無道力，又無財力，爰以空言，聊表愚誠。伏乞賜閱諸君，各各以自愛而愛物，俾物我同安樂生育於高天厚地之間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 因果爲儒釋聖教之根本說

因果報應者，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而世人不察，或以爲佛氏之言，則多方破斥，或以爲淺近之義，而弁髦<sup>①</sup>置之。任己世智辯聰，長溺邪見濁港，凡所論議，皆非聖賢根本修己治人之道。致令善無以勸，惡無以懲，其弊遂至競爭名利勢位，以至殺人盈野盈城而不止也。噫，可哀也已。夫因果報應

之言論事實，見於經史者甚多。在書則曰惠迪吉，從逆凶，惟影響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此猶可謂祇論現世，及子孫耳。至洪範之五福六極，若不推其前生之因，專歸於王政，則成無稽之談，是豈禹與箕子所以教萬世之心哉。且五福之壽，康寧，攸好德，考終命，六極之凶短折，疾，憂，惡，弱，豈王者能操其權而使之然乎。就中惟富與貧，或可人與，餘多宿因所感。而惡者，乃面貌醜惡，非暴惡也，訓作剛過，將謂王者威制令其暴惡乎。孔子贊易，於文言則曰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於繫辭傳則曰，原始要終，故知死生之說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，非因果報應，生死輪回之說乎。至於春秋左

傳，及二十二史中，善惡報應生死輪回之事，則多不勝書，二十二史感應錄二卷，乃存十一於百千耳。是知儒者不信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之事理，不但有悖佛經，實為逆天命而侮聖人之言。否則六經便非儒者之書，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，及歷代作史者，皆為惑世誣民之罪人矣，有是理乎哉。若無三世因果，則天之畀於人者，便不公平，而作善者為徒勞，作惡者為得計矣。惟其宿世之功過不同，以致今生之享受各異，所謂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耳。故佛經云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了此，則苦樂吉凶，皆自己罪福所感，非從天降，亦非人與，是以君子聿<sup>②</sup>修厥德，素位而行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

是故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畏因則以戒定慧，制伏其心，俾貪瞋癡念，無從而起，其居心動念，所言所行，無非六度萬行，利人濟物之道，及其積極功純，則福慧兩足，徹證自心，以圓成佛道。衆生不知果由因招，念念起貪瞋癡，發而為事，則無非殺盜淫耳。然盜淫二業，上智以義自繩，下愚為勢所制，尚不至太甚。而殺生食肉，謂為固然，由是或以智捕，或以財求，取彼水陸空行一切衆生，宰割烹炮，以悅我口腹，養我身體，兼之以奉父母，祭祖宗，祀鬼神，燕賓客，唯取我樂，不思彼苦，舉世之人，悉皆如是。殺業積久，則發而為刀兵水旱疾疫等災，業果已熟，莫由逃避，縱生畏懼，了無所益。是以如來愍諸衆生，令其愛惜物命，切勿食

肉，其仁民之心，至深且遠，豈獨愛物而已哉。同鄉幼農王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，賦性廉潔，法楊震之四知，修持嚴明，效曾子之三省<sup>③</sup>，無論居官居家，唯以仁民愛物為志事。痛念近年刀兵之慘，欲為根本解決，遂與夫人，俱持長齋。且又極力提倡因果報應，生死輪回，戒殺護生，吃素念佛，以期殺業息而天下太平，仁風行而人民安樂。又欲子孫世守成規，祈余發揮因果至理，俾有所遵循，亦可謂知本矣。夫天下不治，由於家庭無善教，致有天姿者，習為狂妄，無天姿者，狎於愚頑，二者皆非國家社會之福。是知教子為治平之本，而教女尤為切要，以今日之賢女，異日即為人之賢妻賢母，人能得賢母之教育，賢妻之輔助，豈有不成賢人



乎哉，故曰教子女為天下太平之根本也。

注：①弁髦：biàn máo 音：便矛。比喻棄置無用之物。

②聿：yù 音：玉。文言助詞，用于句首或句中。

③省：xǐng 音：醒。

### 普勸戒殺吃素挽回劫運說

甚矣，世人習為殘忍，事事以殺生為禮，而不知其非也。夫一切衆生，與我同生於天地之間，同賦血肉之身，同稟知覺之性，同知趨吉避凶，貪生怕死。而況佛經常言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皆於無量劫來，彼此互為父母兄弟妻子眷屬。何得我欲報恩報德，祈福祈壽，或祭天地神祇，以及祖宗昭穆，或奉養父母，或宴會賓朋，或為悅我口腹，資我身體，一一悉以殺諸物命，

以期據我之誠，悅我之心，不念彼等受諸極苦，及負宿世互為親屬之大恩也。且天地以好生為德，儒者以胞與為懷，何竟不生惻隱愛物之仁心，以致習成弱肉強食之暴行耶。夫愛物者方能仁民，仁民者必須愛物，倘於異類之物，尚不忍戕，決不致反忍戕乎同類之人民。若以戕物為故常，則必至殺人盈城盈野，不唯不生憐憫，反以為悅樂快意，良以殺習一長，仁心便喪矣。至於祭天地聖人，豈無黍稷蔬果，以將其誠，何得特取於殺物命乎。吾人生於天地之間，受其覆載，固宜積德行仁，以補天地化育之缺。若論報恩，縱粉身碎骨，亦不能報其萬一，豈腥臊臭穢之牛羊豕等肉，便能報乎。況天帝天人，清淨香潔，豈復欲饗此污濁臭穢之氣味乎。

是殆以己貪圖口腹之心，測度天地之心，又以水陸神祇待天地，其誣蠱瀆污於天地也甚矣。至於文武聖廟，春秋二祭，各省府州縣，俱殺牛羊豕等以祭，謂為報恩酬德，崇聖重道。清光緒元年，陝西省城文廟，秋祭之先一日，予因往禮謁。大成殿內，牛羊豕等，各陳於架，悉係完全之體，但刳其臟腑而已，其污濁之氣，慘淒之形，刺目棘鼻，不忍見聞。時予年甫志學，尚效韓歐闢佛，不禁浩嘆，謂何得以敬聖人之事，而褻瀆聖人，竟至如此其極。試令彼致祭之人，居此殿中過宿，俾彼熟睹其形，熟聞其氣，彼必力拒不肯。豈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萬世師表，百代儒宗之大聖人，反甘此臭穢不堪之物，而歆饗之乎。及至戟門外東邊，係殺牛之所，

見一大鍋，內中之水，污穢不堪，乃洗牛之水也，思之即欲發嘔。嗟乎，何污濁如此，而為敬聖之禮乎。夫黍稷非馨，明德唯馨，何不以黍稷蔬果致誠。而天下一千餘縣，每年二次，瀆污文武二聖，令數萬生靈，同登死地，實為侮聖戕生之大者。何無尊敬聖人，愛惜物命之大人，出而永革舊例，特立新章，俾二聖之靈，不受此種熏污，數萬生命，不為胙肉，以充致祭者之食料耶。聖人以仁民愛物為懷，豈願由污蠱自己，而令數萬生靈，同登死地乎。關帝在世則精忠貫日月，浩氣塞天地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沒後神王玉泉山。隋文帝時，智者大師至玉泉，關帝特運神力，創建寺宇，又求授戒，以為菩提之本，兼願擁護佛法。（見關帝全